一年又一年

张丙云

算来这个秋,是令人满意的。

和夏天初别之际,即刻有了清凉的气象,开端很舒适。之后下了几场雨,湿意重,缓解了通常的秋燥,也添了些许诗人气。秋深以后,原以为会多了一些风,吹起裙脚,吹乱长发;或多一些寒气,让人深居简出。然而没有,秋稳稳的,静静的,也暖暖的。

要立冬了,气象预报说,会有一场大雪。立冬前一天的夜里,雪果然下了起来。没有人知道,雪是怎样焦急地隐藏在季节的门槛后,单等这一刻倏忽而至,开启冬天的大门。

雪下的紧。大片大片的雪花,簌簌,簌簌,簌簌,不断地落下来,把天空织满。地上的雪慢慢累积,一层,一层,一层,越来越厚。

雪下了大半夜,还没有停。这座北方的城市,从上至下,被雪主宰了,银妆素裹,成了一个晶莹的童话世界。

人们冒雪出来。老人们,捂得严严实实的,站在雪里,看看天,看看地,做几个深呼吸。胆子大一些的,跑到河边,对着旷野喊几声。孩子们拿着小铲子,在大人的带领下,堆雪人。红鼻子、黑眼睛,戴着帽子,胖胖的雪人,坐在雪地上,孩子们摸着雪人的大肚皮,满心喜悦。在人的一生中,或许会有很多开心的时刻,为大自然的物事,发自内心的喜悦,总是值得铭记的吧。

雪是深情的。今朝若能同赏雪,此生也算共白头。我料想,这样的大雪,这样的周末,情侣是应该踏雪同游的。在漫天风雪中,冒着天寒地冻,置身天地之间。天地一色,生命似乎变得澄澈,面对彼此,若内心依然坚实而笃定,这样的两个人是可以相守白头的吧?

记起不久前读过一部日本小说,博子深爱的藤井树登山时不幸遇难。面对埋葬着爱人的皑皑雪山,博子大声地呼喊:“你好吗?”“我很好!”“你好吗?”“我很好!”一遍又一遍,博子用这样的方式,表达刻骨的思念与不舍。爱的祭奠,让人动容。

曾经读过一首诗,很美。很多句子,都忘记了,只记得这样一句:我打定主意,即使一事无成,也不抱怨此生。人的一生很长,过好一生的愿望,总是很多。是获得了什么,让作者满足一生了呢?记得作者是个女子,很可能,她得到笃实的爱。时隔多年,特别想,有那么一天,再读到她的诗,知道她依然幸福着。

夜幕降临,雪渐渐地停了。火锅店的生意格外的好。昏黄的灯光透过玻璃橱窗,滚烫的酒,温热的菜,下了肚。雪也暖了。

没有月亮,雪地依然星星点点,此起彼伏,闪着晶莹的光。

很想,一个人跑到郊野公园去,在寂静的夜里,倾听雪的声音。永定河上有一座木桥,跨在河两岸。树林、桥、两岸越冬的灌木,枯败的芦苇,在雪中兀自伫立。雪穿越万里,落满大地。没有风,没有低语,在寂静中,雪与万物,凑成一个孤和独。

终究没有去的胆量。“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上小学时候,学这首诗,老师讲得不多,只是一遍又一遍,领着大家,拉着长调读,读到兴至时候,老师不自主的喟叹一声。

有一位名师,从江南来北辰讲课,讲张岱的《湖心亭赏雪》,当讲到,深更时分,张岱挑着纸灯,独自来到西湖饮酒赏雪。坐在江心亭,他环顾四周,茫茫无物,只有湖岸小小的影子与自己应和。一百多字的小文,老师讲的荡气回肠,全场寂静无声。大家内心的波澜,不敢妄自揣想,眼泪却忍不住,簌簌落在满纸的字上。

年岁越长,越不敢说人生二字。记得看过这样一句话:读遍所有的人生哲理,仍然过不明白这一生。还能说什么呢?

窗外,初雪华美,室内,康乃馨开的浓艳。秋,由禾、火组成,据说是庄稼成熟,预示收获,而冬,是终了。经了成熟与收获,走向终了,自然天道,周而复始。

只是,这秋去冬来,一年又一年,为什么,总是这样匆匆呢!?

雪是春天的伏笔

孟宪华

在节气里,小雪只是一个气候
大雪,也不例外
与天气预报中的大雪意义不同
但天气越来越冷,一朵又一朵雪蠢蠢欲动
总有一些按捺不住从天国下凡

大地原不老,为雪白头
白头的,还有我们的父亲母亲
大雪没有封住门,封住的只是门前一条小河
唯有麦苗在雪被下偷偷乐
美美的睡梦中蓄势待发
唯有怀揣春光赶路的人
不必害怕冰冻三尺
静待一朵腊梅亮出萌动的春心
叫醒蛰伏的冬天

额济纳胡杨林沙漠骆驼 摄影 王香菊

那些奔走图书馆的日子

上官李军

那些年,我三十多岁
常常到县城图书馆采蜜
印象里永远是阳光挥霍着金币
总是揣着一颗朝圣的心
走过街道的水粉画
清静简朴的小院,青砖台阶
工作人员总是谦和笑盈盈
捧上一个个面庞的苹果
有时同这些果子攀谈一阵
一册册散文,诗刊,美术画页
簇新而墨香的封面
都是家园和异乡
上午,橙子的阳光荡漾进来
这里没有四季,永远是春天
一尾尾鱼在唼喋,掀动着书页
我贪婪地畅游书海
窗外商业的叫卖隔着多少世纪
世中方一刻,水中已千年
那时,我多像一片新鲜的树叶
虔诚,单纯,明亮
心中常常怀抱着不大不小的火

而今,图书馆已不复从前
我也不再光顾
而那些奔走阅读的时光却每每找来

最好的自己

杨柳

人活着,就要不停努力,做最好的自己。

前几天,我有意无意地翻看朋友圈,忽然,一则模特班招生的信息吸引了我,于是驱车来到了招生地点。

一名保安径直把我带到电梯拐角处,指着敞开的大门说:“这可能就是。”

好奇地望过去,只见一群身着一袭黑色,浅蓝丝巾直垂腰部的美女们正随着音乐翩翩起舞。

高雅的环境,美轮美奂的灯光更衬托出柔美修长的身材,看到她们挥汗如雨神清气爽的神态,我不禁想到一句话——真是灵魂有香气的女子。

我喜欢美,喜欢文学艺术,就站在一边静静地看着。指导老师看见了我,轻盈地跑过来:“您找谁?”“我找模特班的老师,打电话没接。”我说。

“奥,找错了,我们这是形体训练班。”

“原来我是误打误撞找错地方了,这个形体训练班更适合我。”老师一听,来了精神。

“我们这些都是一群爱美、爱生活的女性。小的20多岁,大的有60多岁,你看个个修炼的都很漂亮。”

我的心灵仿佛一下找到了归宿。

“你自身条件不错,坚持修炼,你也可以啊。”老师的眼睛绽放着光彩。

眼前的她也已经50岁了,看上去却依旧那么年轻,热情有活力。

“马上上课了,来,我教你几个动作,回家先去练吧。”说着,拉着我来到大厅镜子前。“站直,收腹提臀,压肩,脖子拉长,面带微笑。”此刻的我像个小学生。

说实话,我也喜欢美,平时比较注重形象,但这么专业的要求我还是第一次听到。

上课的铃声响起,望着老师轻巧离去的背影,我陷入沉思,想到了我的好友梅。

梅是我初中同学,前些日子,我俩见面,我简直不敢相信,她穿着旅游鞋,肥肥的裤子,略显臃肿的身材,满是沧桑的神情。梅可是当年学校有名的校花啊。长长的睫毛,大而有神的眼睛,瓜子脸,高高的个子,白皙的皮肤,一袭乌黑亮泽的头发,让人羡慕。

梅有着令人羡慕的工作,家庭条件不错。按理说,女儿也大学毕业了,什么负担也没有,可梅感觉不到幸福,常常抱怨工作的无聊和生活的无奈。我常常劝她改变自己,可是她有自己的想法,让她和我一起参加活动,她不屑地说:“哎呀,都啥岁数了,有那功夫还歇会儿呢。”

忽然,从训练场地走出来一位女士,干净利落,优雅脱俗,据说已经60多岁了。我惊讶,为什么她和梅年龄差距这么大,而两个人的状态完全不同呢?

此刻,我想到毕淑敏的话:“让我们力争做一个优秀的女人吧,为了世界更精彩,为了自身更完美,人生没有太晚的开始,只要努力,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自己。”

父亲的乡愁

朱睿

父亲提着乡愁
灌溉着我们共同的根系
茁壮着不停延伸的血脉
他省略号一样追寻的足迹
回荡出时空纵横里抑扬顿挫的节奏

父亲!请把手给我吧
让我也尝试着掂量掂量
乡愁的重量——
三杯烫酒
两行热泪
几枚家乡通红的果子
却澎湃出
一个个由方言音符组成的
经久不息的乐章

于是,我以跪伏的姿势
接过父亲提着的乡愁
进入我的灵魂深处
才发现它们宛如天平的两端
乡愁的思念与追寻的信念
一样沉重

“名讳桥”浸润着历史文化

缪妙

宁园亦称北宁公园,是1906年袁世凯委派周学熙辟建的皇家种植园至今,已历经沧桑115年。

宁园沿袭古典造园技艺,将水面聚分得体,二十九座造型迥异的桥,将荷花揽胜、九曲胜境、紫阁长春、待月迎风、鱼跃鸢飞、蓬湖叠翠、曲水瀛洲、静波观鱼、俏不争春、宁静致远等十大景观有机和巧妙地衔接起来。

宁园二十九座以“名讳”命名的桥,有着深邃的历史文化渊源,本文谨此列举一二,管中窥豹,可见一斑。

“慰廷桥”,乃以袁世凯“名讳”命名。袁世凯(1859—1916)字慰亭(又作慰廷)号容庵。中国近代史上著名政治、军事人物,北洋军阀领袖。袁世凯早年发迹于朝鲜半岛,归国后在天津小站训练新军。清末新政期间积极推动近代化改革。辛亥革命期间逼清帝退位,成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1913年镇压二次革命,是年首任中华民国大总统。1915年12月自称皇帝,引发“护国运动”,做了83天皇帝,之后被迫宣布取消帝制。1916年6月6日病故。其功过各有评说:其一,独夫民贼、“窃国大盗”;其二,对中国近代史做出贡献,“改革派人物中第一人”。其在河北区地纬路等处有寓所。

“息霜桥”乃以李叔同“名讳”命名。李叔同(1880—1942)法名演音,号弘一,名文涛,字息霜。生于天津,故居在海河北岸。15岁时李叔同就显示出少年才情,诵有“人生犹似西山日,富贵终如草上霜”参悟人生的的绝句。1918年李叔同39岁,正值旺年的他正式出家,发愿弘扬律学,其是佛家最严苛的律宗。他一日一餐,也极其简单:一碗米饭、一盘咸菜和一杯白开水。圆寂时,他遗下一件百衲衣,有224个补丁。他一生活得真切,活得尽兴。

周恩来总理曾对曹禺说:“你们将来如要编与《中国话剧史》,不要忘记天津的李叔同,他是传播西洋绘画、音乐、戏剧到中国来的先驱。”。

“任公桥”乃以梁启超“名讳”命名。梁启超(1873—1929)近代维新派领袖,著名思想家和学者。字卓如,号任公,饮冰室主人,戊戌变法后流亡日本,民初任司法总长、财政总长、币制局总裁。1915年居河北区意租界时,策动反袁护国运动。著作有《饮冰室合集》等。

“止庵桥”乃以周学熙“名讳”命名。周学熙(1866—1947)实业家,字缉之,号止庵。1902年伊始长期任袁世凯幕僚,是北洋新政推动者,参与开发种植园、兴办北洋银元局、直隶工艺总局、直隶官银号、劝业会场等,与南方张謇被誉为“南张北周”。后荣毅仁家族兴起,改称“南荣北周”。民国初两任财政部长,曾居河北区意租界。

“世奎桥”乃以华世奎“名讳”命名。华世奎(1883—1942)书法家,号壁臣、思闇,曾以内阁阁丞身份书写清帝退位诏书。曾居河北区意租界。还有“春霜桥”“仲儒桥”等亦如此。

我与蒋子龙师傅

广杰

1970年我初中毕业被分配到天津铸锻件厂(六千吨水压机落成后改为天津重型机器厂),蒋子龙当时是段工车间书记。

此时天重厂正在搞“七零工程”,全厂到处热火朝天。我刚进厂谁也不认识。后来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参加共青团组织的义务劳动,在车间里我望着来回运转的天车和电焊弧光,耳边是凤铲轰鸣和出钢的钟声,顿时心血来潮写了一首顺口溜,写完后发表在工段黑板报上。过往的工友看到我的诗作,记住了我的名字,从此厂里有活动我是必选人物。说实在的,我是初中毕业生,正值气血方刚激情涌动的年龄段,由于历史原因书没读过几本,写出来的东西也比较肤浅,但领导对我还是挺器重的,重点培养我。值得一提的是,团总支书记孙宝生让我参与车间团总支办报,并做编辑 ,给了我学习和提高的条件。再加上我爱朗读,使我有了更多的展示自己的舞台。有一次,厂宣传科派我和结构车间徐适生、行政科张师傅、还有车间书记蒋子龙到天津人民出版社参加小说创作活动,当时天津人民出版社编辑谢大光老师,组织我们学习这不仅让我大开眼界,而且有了和蒋子龙老师近距离接触了解的机会,使我受益匪浅。没想到当时大港、新港、天津站等来参加文学爱好者创作培训的师傅们,现在都成为真正的作家了,而我因多种因素,还是“涛声依旧”原地踏步。

时间过得真快,两年前我在网上申请了一个公众号,连续发表了一百期,想请子龙师傅给点鼓励。老同事边少林处长和蒋子龙师傅联系密切,就拜托他给帮忙联系一下。没想到蒋子龙师傅听说《五子天地》公众号微刊是天重人创办的,非常高兴地给我们传来一段视频,这段视频在一次聚会中转放给天重人看,大家那个兴奋劲儿就别提了,好多人纷纷对着镜头诉说对子龙师傅的想念之情,我感动的热泪盈眶。

蒋子龙师傅现在是全国作协名誉主席,国务院批准的新时代文化领军人物,我们之间的差距天壤之别,且他年长我11岁,无论从年龄上还是成就上,我只能是个小字辈,可是对我一个退休后个人办的公众号,他就给予了鼓励和很高评价。蒋子龙师傅的平易近人、爱才惜才的作风使我激动不已。他看重的是“天重文化”,希望天重文化艺术在普通工人中发扬传播。

在天重艺术团成立50周年年之际,我受邀参加了这个庆典,蒋子龙师傅也来到现场,当我看到天重艺术团兄弟姐妹们和蒋子龙师傅见面时的那个兴奋场面,我仿佛又听到子龙师傅与我们一起从家里往天重厂上班路上的欢声笑语;仿佛又看到子龙师傅在天重时孜孜不倦搞创作的情景;仿佛又想到他对年轻人语重心长的指导……现在,蒋子龙师傅又回到我们身边,感到特别地亲切。

回家以后,我的心久久不能平静,激动之余写了一首诗发给子龙师傅 :

通红的炉火/铿锵的铁锤/凤鸣的汽笛/出钢的钟声/当年我在这里/50年的记忆/钢水、铁锤、鸣笛/用焊缝连在一起/映红半边天的钢花下凡/不知多少汗水流在心底/昨天的梦/今夜无语/半个世纪的辉煌和记忆/我爱你美丽的天重/永远割不断的记忆

子龙师傅回复我:谢谢广杰先生!好诗,充满感情!

那一刻我好感动,因天重文化把我和蒋子龙师傅连在一起,天重文化的魅力让所有天重人相聚在一起,并以此骄傲自豪,我和蒋子龙师傅的重逢让我激动、倍加珍惜……

夜校琐忆

高象昶

记得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城乡都有扫盲的夜校,还有识字法在推行。那时候我十岁左右,是小学五年级的学生。邻居的大娘就是扫盲班的老师,一次就要上课的时候,她突然生病动不了了,急得没有办法,把我叫到跟前,让我去代课,交待我讲哪些字。我马上跑到学校,教室里已经坐满了男男女女,就上了一节课,讲了几个字的读法,写法,那时候使用的还是老的拼音法。附近的人们知道我的父母是妇孺皆知的好老师,所以尽管我够不着黑板的高处,大家都为了识字,也没有什么大惊小怪的了。当然,那时扫盲老师都是义务的。

中学时期,我们几个同学在台儿庄路,国棉二厂后边,乘木船过摆渡去河东的第二工人文化宫参加职工子弟班学习绘画,记得那时管理我们学习的就是现在的名画家杜明岑。

到了六十年代初,我曾经去建设路的和平区文化馆学习国画松树的画法。在那里还听过书法讲座,讲的是怀素的自叙帖。而后参加了和平区古典诗词讲习班的学习,在人民礼堂,也就是现在的科学会堂,有时候在中国大戏院,也有时候在第一工人文化宫,听京津地区的名家讲课。王力、王朝闻、孟志荪、王达津、黄琦、孙正刚等等,听这些文人学者各种风格的授课,简直就是享受。这些给人启迪的课程奠定了我研习古典诗词的基础,受益匪浅。随后的一段时间,我曾经在吉林路建联中学的夜校,得到书法家张谦的亲授。

七十年代末,科学的春天来了。我作为支援教学人员,在郊区的一个中学,担任数学老师。人们对于知识的渴求越发强烈,拼命的补习功课。我在耀华中学夜校学习刚刚兴起的计算机原理,在贵阳路中学夜校重新学习高等数学。同时我还在河西区谦德庄中学担任夜校的立体几何教师。经历了荒废的十几年,一旦有了机会,就不会轻易的放过。每天骑着老式自行车,从西郊奔回市里,一趟就是三十多里,每天往返就是七十里地左右了。那时候年轻,又是那个时代,人们都是这样子的努力,所以也不觉得怎么样了。记得一次在业余中学上完一节课中间休息的时候,教务老师进了教室,和同学们说,老师的爱人住院手术需要老师签字,希望大家理解。同学们一听,马上催促我去医院。那时候的学生有的在郊区工作,晚上上课和我一样,也是骑自行车几十里地,风风雨雨的多么辛苦,我从来不误课的。如果你讲课讲的精彩,就会吸引许多学生来听你的课,我的教室总是满满当当的,这就是最大的心理满足了。好像那时候不是为了挣钱,起码不是单单的为了挣钱。记得一节课是九毛钱的课时费,一晚上两节大课,算两节半的课时费两元二毛五分。

八十年代中期,我转行做了行政工作,为此在天津市广播函授大学进修党政管理干部秘书专门化专业,这次是三年正规的业余学习。同学们都是有家有孩子有工作担子的,大家相互帮助,相互鼓励。二十年后,这些同学都已经是各自单位的领导和中坚了,相聚在塘沽开发区的职业管理学院,忆往昔的艰苦学习岁月,感慨万分,也感谢那时候的学习,为我们的工作、生活带来了好的变化。

新世纪,我们这些人大部分已经退休了,我们又在老年大学相聚了,学习书法、绘画、中医、太极、音乐、计算机、烹饪、剪裁,等等。更有些人做了永不毕业的学生。

我们有了学习又一春。